

国学经典



〔明〕施耐庵◎著

水浒传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



全书叙述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泊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的丰富，还在于其写作艺术的成熟。它以生动的笔触，饱满的热情塑造了一大群性格鲜明、光彩夺目的传奇英雄。

国学经典



【明】施耐庵 著

水浒传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



全书叙述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梁山泊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的丰富，还在于其写作艺术的成熟。它以生动的笔触，饱满的热情塑造了一大群性格鲜明、光彩夺目的传奇英雄。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明)施耐庵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601-6967-5

I. ①水... II. ①施...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713 号

书 名: 水浒传
作 者: (明)施耐庵
责 任 编 辑: 王世林
责 任 校 对: 王世林
封 面 设 计: 创品牌
出 版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6967-5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反抗封建腐朽统治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它生动而又深刻地描写和反映了北宋末年一支以宋江为领袖、有众多英雄豪杰参加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作者以“忠义”作为贯穿作品的主要思想，他提倡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业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处世格言。因此在最早的《水浒传》版本书名上，冠有“忠义”二字。作者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手段触发了读者的爱憎，引导人们得出结论：封建阶级的统治是腐朽的、残暴的；官逼民反、乱由上作。故事的一开始把王进和高俅的奸佞发迹史放在正文的开端，紧接着叙述朱武、杨春、陈达被官府追缉逼迫而上山落草为寇；史进被迫弃家逃亡，然后又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和高衙内、高俅的恩怨纠葛。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一方是压迫者，一方是被压迫者，营垒分明。一条条英雄好汉无不被迫改变了原先的正常的的生活道路，陆续地走到起义的大道上来，组成了反抗贼奸的队伍，队伍的参加者，绝大部分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类似林冲、陈达等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迫害。仇恨为他们树起了反抗的大旗，“义”又把他们聚在了一起，共同的志向和目标把他们团结起来，开辟了根据地，建立了军队。他们订立了严明的纪律，并拥有严密的分级组织，他们把武装斗争作为打击手段，矛头直指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和封建官府；上至反抗太师、太尉下至反抗知府、知县，而不固定地针对于某一个人。《水浒传》深刻地剖析了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在起义军的决策和领导者宋江、吴用等人的心目中，“忠”才是他们心中的最高目标。因此，他们只反对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僚机构中的奸臣、贪官污吏，而不反对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尽忠报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以增光门楣。总之他们心中的终极理想就是：对内惩治贪官污吏，铲除奸佞；对外则要立功于边陲，这充分说明了农民起义军思想的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他们之所以会接受朝廷的利诱招安，原因便在于此。

招安后的梁山好汉被派去镇压另外几支农民起义的队伍。结果是两败俱

伤，而封建阶级的朝廷则成了最大的赢家，统治者倾洒点滴利诱，略施轻浅黠计，便看到了一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好”戏。起义军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再不然便是被害、被贬、被杀，一群顶天立地的好汉却不得善终，这不能不说是梁山好汉们的一场悲剧。但这种悲惨的结局是必然的，它是全书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者所刻意要展示给读者看的。在结构上作者把第八十二回视为分水岭，以两种不同的笔调，投入了两种不同的感情，前部基调喜悦、昂扬、轰轰烈烈；后部则基调悲伤、低沉、哀惋，预示着本书终是一曲农民起义的挽歌。

《水浒传》的作者，经考证确切的应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撰，见嘉靖年间高儒的《百川书志》卷六：“《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即施耐庵是作者、执笔者，罗贯中则是编者、整理者。

全书描写人物性格、动作，精彩细腻，内容情节迭宕起伏。是一部集内容性、艺术性、可观性和收藏性于一身的伟大作品，甚值玩味。捋髯回望：书林隐处，俊逸几多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罢矣！尽覆掌中杯，听取新声曲度。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4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0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13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18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21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25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28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31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34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37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41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43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46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49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53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57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61
第 十 九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64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68
第 二 十 一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72
第 二 十 二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76
第 二 十 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80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83
第 二 十 五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92
第 二 十 六 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95
第 二 十 七 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99

水

浒

传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102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105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108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111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115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120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124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128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132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135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139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144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149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153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157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161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166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171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176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179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183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186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90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194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198
第五十三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201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206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210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213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217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221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224

第 六 十 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228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232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236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241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244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248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251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254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258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262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265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267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272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276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279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283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285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290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293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297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300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305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309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313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317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321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325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328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330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334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338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342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346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349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351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354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后围百谷岭	357
第九十七回	陈瑾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359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鵒梨	361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365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瑾宋江同奏捷	368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371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373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376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379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382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384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386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388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392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396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400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404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408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411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416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419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423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426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430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436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诗曰：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花香影里，玉簪珠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廉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尾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众皆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縲绁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柱，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为使，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不敢久停。从人背了诏书，金盒子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迤迤投信州贵溪县来。于路上但见：

遥山叠翠，远水澄清。奇花绽锦绣铺林，嫩柳舞金丝拂地。风和日暖，时过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邮亭驿馆。罗衣荡漾红尘内，骏马驱驰紫陌中。

且说太尉洪信擎御书丹诏，一行人从上了路途。夜宿邮亭，朝行驿站，远程近接，渴饮饥餐，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但见：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掩映苍松老桧。左壁厢天丁力士，参随着太乙真君；右势下玉女金童，簇捧着紫微大帝。披发仗剑，北方真武踏龟蛇；靸履顶冠，南极老人伏龙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后列三十二帝天子。阶砌下流水潺潺，墙院后好山环绕。鹤生丹顶，龟长绿毛，树梢头献果苍猿，莎草内衔芝白鹿。三清殿上，鸣金钟道士步虚；四圣堂前，敲玉磬真人礼斗。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红玛瑙。早来门外祥云现，疑是天师送老君。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太尉，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未尝下山。贫道等如常亦



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日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为使，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便道：“俺人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斋供，请太尉起来，香汤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将至半山，望见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磨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谓之山，侧石通迳谓之岫，孤岭峙岿谓之峰，上面极平谓之顶，头圆下壮谓之峦，隐虎藏豹谓之穴，隐风隐云谓之岩，高人隐居谓之洞，有境有界谓之府，樵人出没谓之径，能通车马谓之道，流水有声谓之涧，古渡源头谓之溪，岩崖滴水谓之泉。左壁为掩，右壁为映。出的是云，纳的是雾。锥尖像小，峭峻似峭，悬空似险，削磬如平。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虎啸时风生谷口，猿啼时月坠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公子，在京师时，重裨因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哪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撮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扑地望后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时，但见：

毛披一带黄金色，爪露银钩十八只。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山中狐兔尽潜藏，涧下猿猴皆敛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哪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但见：

昂首惊蹶起，掣目电光生。动荡则拆峡倒冈，呼吸则吹云吐雾。鳞甲乱分千片玉，尾梢斜卷一堆银。

那条大蛇抢到盘陀石边，朝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粟子比醋汁出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亵耐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风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太尉看那道童时，但见：

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

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只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仙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会见天师么？”太

尉说道：“我是朝廷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跳出一双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覆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旁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哪里来？认得俺么？’他道：‘已都知道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獗？”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但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都已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放了，留在上清宫，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欢酌。至晚罢席，止宿到天晓。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桶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匾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什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

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扇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疾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扇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

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槌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但见：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数百年不见太阳光，意万载难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东西。黑烟霭霭扑人寒，冷气阴阴侵体颤。人迹不到之处，妖精往来之乡。闪开双目有如盲，伸出两手不见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时。

众人一齐都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名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真人慌忙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什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哪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哪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来。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腿击碎了始皇桀。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掀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睁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什么妖魔？”那真人言不过数句，话不过一席，说出这个缘由。有分数：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亡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诗曰：

千古幽局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攘安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城壕。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为后患。”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路上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於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篆，攘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自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亦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祖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皇帝登基。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叫他做高球。后来发迹，便将气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涉汉子。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一住三年。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住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乡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仕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二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迤回到东京。竟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书。董将仕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开封府断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二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得。住了十数日，董将仕思量出一个缘由。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人家，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仕。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迳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他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但见：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竞奏新声，教坊司频逞妙艺。水晶壶内，尽都是紫府琼浆；琥珀杯中，满泛着瑶池玉液。玳瑁盘堆仙桃异果，玻璃碗供熊掌驼蹄。鳞鳞脍切银丝，细细茶烹玉蕊。红裙舞女，尽随着像板鸾箫，翠袖歌姬，簇捧着龙笙凤管。两行珠翠立阶前，一派笙歌临府上。

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迤逦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球。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紧起,端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为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命,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球。你唤做什么?”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罢。”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球一似鲛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

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却在宫中,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人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择吉日辰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使衙将,都军禁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於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咕兀俑至掣掣鹿鹿。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止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官。高殿帅焦燥,哪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去,定连累众人。小人也有罪犯。”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什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教拿下王进,“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之犯。明日却和你理会。”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

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极多。何不逃去,投奔他们。哪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娘儿两个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要私走,只恐门前那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须走不脱。”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人入,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饭,使我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哪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庙祝,教他来日早开些庙门,等我来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望庙中去了。

当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又装两个料袋袱驮,拴在马上。等



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叫起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哪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望延安府来。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曾见。看看待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了他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亦无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了，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哪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上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子母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两个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哪里去投宿是好。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去哪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伯株大柳树。看那庄院，但见：

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杨柳绿阴浓，四下里乔松青似染。草堂高起，尽按五运山庄，亭馆低轩，直造倚山临水。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佃庄客有千人。家养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与他施礼。庄客道：“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人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入来。”王进请娘下了马，王进挑着担儿，就牵了马，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子母两个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

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头戴遮尘暖帽，身穿直缝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熟皮靴。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人休拜，且请起来。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都坐定。太公问道：“你们是哪里来？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线，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假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庄客安排饭来。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铺放桌上。先烫酒来筛下。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人子母，无故相扰，得蒙厚意，此恩难报。”太公道：“休这般说。且请吃酒。”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进告道：“小人母亲骑的头口，相烦寄养，草料望乞应付，一发拜还。”太公道：“这个亦不妨。我家也有头口驢马。教庄客牵去后槽，一发喂养，草料亦不用忧心。”王进谢了，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子母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

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子母在房中声唤。太公问道：“客官失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敢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子母两个，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哪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较一较么？”

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匡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的谁？”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哪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较量一棒耍子。”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使一棒何妨。”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入来，迳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抡着棒又赶入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旁边搬条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子母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

太公大喜，教那后生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说道：“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小人姓张。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帅府太尉，怀挟旧仇，要奈何王进。小人不合属他所管，和他争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不想来到这里，得遇长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连日管顾，甚是不当。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

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呕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全。”自当日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头子母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那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銃、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

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指教武艺。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不在话下。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载之上。正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一杯未进笙歌送，阶下辰牌又报时。

前后得半年之上。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从新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来，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哪里肯放，说道：“师父只在此间过了。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多少是好。”王进道：“贤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负累了你。恐教贤弟亦遭缱绻之厄，不当稳便。以此两难。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哪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

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托出一盘，两个段子，一百两花银谢师。次日，王进收拾了担儿，备了马，子母二人相辞史太公、史进，请娘乘了马，望延安府路途进发。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亲送十里之程，中心难舍。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洒泪分手，和庄客自回。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跟着马，和娘两个，自取关西路里去了。

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气力，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患病症，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不能痊愈。呜呼哀哉，太公歿了。史进一面备棺槨盛殓，请僧修设好事，追斋理七，荐拔太公；又请道士建立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德道场，选了吉日良时，出丧安葬。满村中三四百史家庄户，都来送丧挂孝。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史进又不肯务农，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

自史太公死后，又早过了三四个月日。时当六月中旬，炎天正热。那一日，史进无可消遣，捉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对面松林，透过风来。史进喝采道：“好凉风！”正乘凉，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在哪里张望。史进喝道：“作怪！谁在哪里张俺庄上？”史进跳起身来，转过树背后。打一看时，认得是猎户标兔李迹，攥着我庄内做什么？莫不来相脚头？”李吉向前声喏道：“大郎，小人要寻庄上矮丘乙郎吃碗酒。因见大郎在此乘凉，不敢过来冲撞。”

史进道：“我且问你：往常时，你只是担些野味来我庄上卖。我又不曾亏了你。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敢是欺负我没钱？”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没有野味，以此不敢来。”史进道：“胡说！偌大一个少华山，恁地广阔，不信没有个獐儿兔儿？”李吉道：“大郎原来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强人，紮下个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有百十疋好马。为头那个大王，唤做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这三个为头，打家劫舍，华阴县里不敢捉他，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谁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讨来卖。”史进道：“我也听说得有强人。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必然要恼人。李吉，你今后有野味时，寻些来。”李吉唱个喏，自去了。



史进归到厅前，寻思：“这厮们大弄，必要来薅恼村坊。”既然如此，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烧了一陌顺溜纸，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史进对众人说道：“我听得少华山上有三个强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打家劫舍。这厮们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罗唣。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倘若那厮们来时，各家准备。我庄上打起梆子，你众人可各执枪棒，前来救应。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递相救护，共保村坊。如若强人自来，都是我理来。”众人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当晚，众人谢酒，各自分散回家，准备器械。自此，史进修整门户墙垣，安排庄院，拴束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不在话下。

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虽无本事，广有谋略。朱武当与陈达、杨春说道：“如今我知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招人捉我们。诚恐来时，要与他厮杀。只是山寨钱粮欠少，如何不去劫掠些来，以供山寨之用。聚积些粮食在寨里，防备官军来时，好和他打熬。”跳涧虎陈达道：“说得是，如今便去华阴县里，先问他借粮，看他如何。”白花蛇杨春道：“不要华阴县去，只去蒲城县，万无一失。”陈达道：“蒲城县人户稀少，钱粮不多。不如只打华阴县。哪里人民丰富。钱粮广有。”杨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华阴县时，须从史家村过。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不可去撩拨他。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陈达道：“兄弟好懦弱！一个村坊过去不得，怎地敢抵敌官军。”杨春道：“哥哥不可小觑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说这人真本事。兄弟，休去罢。”陈达叫将起来，说道：“你两个闭了鸟嘴！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只是一个人，须不三头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喽罗：“快备我的马来。如今便先去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朱武、杨春再三谏劝。陈达哪里肯听。随即披挂上马，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罗，鸣锣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且说史进正在庄内整制刀马，只见庄客报知此事。史进听得，就庄上敲起梆子来。那庄前庄后，庄东庄西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都拖枪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齐都到史家庄上。看了史进头戴一字巾，身披朱红甲，上穿青锦袄，下着抹绿靴，腰系皮搭膊，前后铁掩心，一张弓，一壶箭，手里拿一把三尖两刃四窝八环刀。庄客牵过那疋火炭赤马，史进上了马，绰了刀，前面摆着三四十壮健的庄客，后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乡夫，各史家庄户，都跟在后面，一齐呐喊，直到村北路口摆开。却早望见来军。但见：

红旗闪闪，赤帜翩翩。小喽罗乱摘叉枪，莽撞汉齐担刀斧。头巾歪整，浑如三月桃花；纳袄紧拴，却似九秋落叶。个个圆睁横死眼，人人辄起夜叉心。

那少华山陈达，引了人马，飞奔到山坡下，便将小喽罗摆开。史进看时，见陈达头戴乾红凹面巾，身披裹金生铁甲，上穿一领红衲袄。脚穿一对吊墩靴，腰系七尺攒线搭膊，坐骑一疋高头白马，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小喽罗两势下呐喊。二员将就马上相见。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欠身施礼。史进喝道：“汝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你也须有耳朵。好大胆！直来太岁头上动土！”陈达在马上答道：“俺山寨里欠些粮食，欲往华阴县借粮。经由贵庄，假一条路，并不敢动一根草。可放我们过去，回来自当拜谢。”史进道：“胡说！俺家见当里正，正要来拿你这夥贼。今日到来，经由我村中过，却不拿你，到放你过去，本县知道，须连累于我。”陈达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史进道：“什么闲话！我便肯时，有一个不肯。你问得他肯，便去。”陈达道：“好汉教我问谁？”史进道：“你问得我手里这口刀肯，便放你去。”陈达大怒道：“赶人不要赶上，休得要逞精神！”史进也怒抡手中刀，骤坐下马，来战陈达。陈达也拍马挺枪来迎史进。两个交马。但见：

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来一往，有如深水戏珠龙；一上一下，却似半岩争食虎。左盘右旋，好似张飞敌吕布，前回后转，浑如敬德战秦琼。九纹龙忿怒，三尖刀只望顶门飞；跳涧虎生嗔，丈八矛不离心坎刺。好手中间逞好手，红心里面夺红心。

史进、陈达两个斗了多时，只见战马咆哮踢起，手中军器，枪刀来往，各防架隔遮拦。两个斗到间深里，史进卖个破绽，让陈达把枪望心窝里搠来，史进却把腰一闪，陈达和枪颠入怀里来。史进轻舒猿臂，疑狼狠腰，只一挟，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珣珣揪住了线口答膊，丢在马前受降。那疋战马拨风也似去了。史进叫庄客将陈达绑缚了。众人把小喽罗一赶，都走了。史进回到庄上，将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一并解官请赏。且把酒来赏了众人，教且权散。众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

休说众人欢喜饮酒，却说朱武、杨春两个，正在寨里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喽罗再去探听消息，只见回去的人，牵着空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送了性命！”朱武问其缘故。小喽罗备说交锋一节，怎当史进英勇。朱武道：“我的言语不听，果有此祸。”杨春道：“我们尽数都去，和他死并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输了，你如何并得他过。我有一条苦计，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杨春问道：“如何苦计？”朱武付耳低言说道：“只除恁地。”杨春道：“好计！我和你便去，事不宜迟。”

再说史进正在庄上忿怒未消，只见庄客报道：“山寨里朱武、杨春自来了。”史进道：“这厮合体！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快牵过马来。”一面打起梆子，众人早都到来。史进上了马，正待出庄门，只见朱武、杨春步